

論銘賦

策問  
上舍試策

漢書門類	一〇二六五號	七四函	一一一册	一七册
------	--------	-----	------	-----

漢書類	一〇二六五號	一七册	三六函	三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65
冊數	17 ( 6 )
函號	316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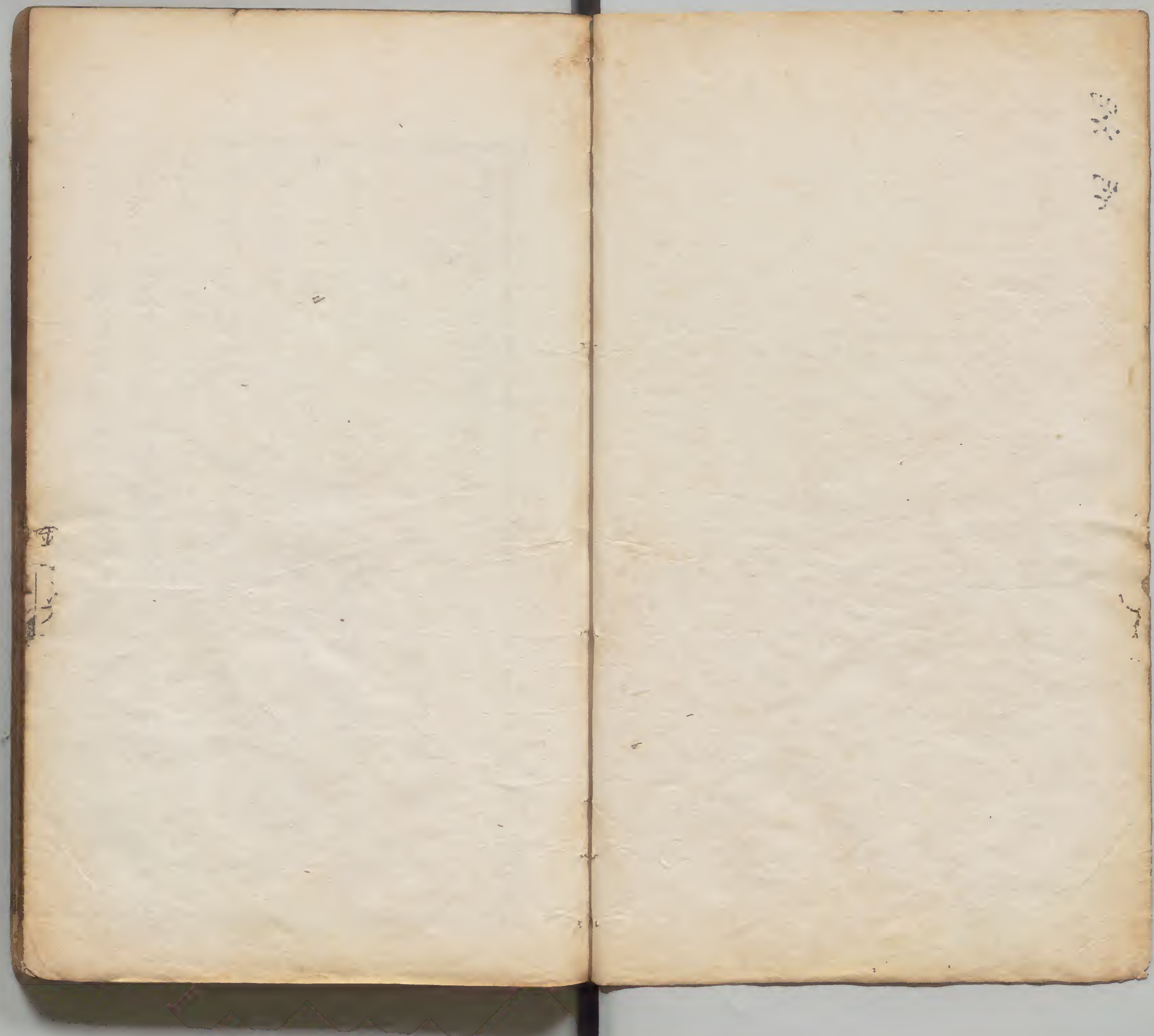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六  
四









生文集卷第十一

雙瀑賦



淺草文庫

王子游簫峯之下訪鼻祖於仙籍駐杖屨於金溪觀雙瀑之千尺于時驟雨初歇飄風迅擊飛泉洶湧怒流湍激噴烟霧於蒼嵐乳龍於大澤：百川震而澎湃萬類紛其辟易疑若傾崖轉壑變立谷而為陵又類萬馬千兵奏鼓輦而赴敵久之狂潦微殺巨流順適靈源復尋於故道雙派交馳於絕脊勢偶殊而卒合路雖分而稍迫王筋垂兮拂輕寒長紳拖兮蘸深碧疑若鯨鯢鬪怒兮力未決而方酣干鎖爭鋒兮光交騰而互射嗟天匠



之施巧兮作勝事於泉石顧一派之罕有兮豈雙流之  
易得不見夫銀河落於半天兮破廬阜之山色梅雨飛  
於石門兮敞芝田之靈蹟潭千丈於石橋兮渺仙凡之  
路隔龍雨湫於雁蕩兮分大小而異宅彼獨溜而孤飛  
兮猶擅名於今昔况並峙而爭流兮作人間之連璧吾  
欲窮千里之源兮問化工之始闢思漢使之不復見兮  
悵靈槎之難覓獨終日而登臨兮寄吾懷於幽寂興雖  
盡而志歸兮猶待乎風清而月白於是目瞬飛流之末  
耳洗寒潭之側思往事之微茫仰遺風而嘆息竈中烟  
冷難尋入竹之人峯頂臺荒不見吹簫之客賦罷乃歌  
而歸曰

雙瀑之水從何來靈源千尺高崔嵬飛流噴沫飄瓊瑰  
空山落日鳴春雷有客來遊獨徘徊枕流嗽石興悠哉  
塵襟濯罷飄然回風清月白空簫臺

至樂齋賦 并引

予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  
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予與客坐於書齋之內客仰而顧俯而笑曰子知天下  
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窮  
焉吾言而子聽諸高車駟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  
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厭焉前日朝廷  
之士扁舟去而煙浪深也枕流嗽石吟風嘯月採於山



緝於泉土之無永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  
山林之士蕙悵空而猿鶴驚也予曰子之言皆外物之  
樂也樂故有窮烏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  
食一瓢飲顏回之樂也宅一區田一廛楊雄之樂也是  
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志於山林得乎內而樂乎道也  
吾今游心於一齋之內適意乎黃卷之中師顏回友楊  
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歸去來賦

歸去來兮終日思歸今已歸嗟連歲之行役兮誤甘旨  
之屢違身雖處於異鄉兮念長在於庭闈陟高崗而東  
望兮悵白雲之孤飛食薤鹽而無味兮悟蝸角之真非

泛李卿之竹葉兮詠晨光之熹微辰未浹而到家兮指  
青燈而扣扉粲慈顏一笑兮兮紛稚子之牽衣雖吾歸  
之不若人兮不能衣錦而乘肥吾將以此而易彼兮學  
何蕃其庶幾

梅溪題名賦并引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賦叙一堂八齋  
六十人名字而鋪陳條列三百六十字之中中言簡意  
盡有足觀者陳元佐萬孝傑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賦通  
前後八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  
予於是採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規效古  
人勸諷之旨非敢以文戲也目曰梅溪題名賦



余闢館于梅溪兮歲甫及乎夢齡余弟壽朋字夢齡書

借夢九齡以喻意自淵獻而逮乎敦折兮頃十朋而今百朋某

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謝與賢簡之余宗旦而罔

有一德兮賈宗旦仲阜敢不希仲舒之明經陳元佐幸

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張祖說文孺又恪希顏回之服

膺陳恪叔恭林乃有汾晉五士羅士龍漢臣連士表少

公華季士宏日汾晉五士漢唐群英張次房漢英孫元齡

鄭國七子張仲遠子猷周孝友子施孝顯字揚孝思子

賦涼州三明劉玄德明夫萬序明之三明如器成三足之

鼎李鎮萬鼎鎮夫郤鼎才宜九佐之卿萬澄清卿童席俊

舜名卿林湯臣商卿陳朝揆正卿施良有一瑞兮冲遠之

鷓鴣劉鷓鴣冲遠有千里兮圖南之鵬周千里南莫不端

武升堂蔡端武敦詩趨庭劉夫如璧之瑩余璧如芷

之馨玉芷如察之茂葉察如椿之靈萬椿如榎楠

之美萬榎永年楠億如松梓之青萬松喬年叔森乎如鉞

之可畏劉載轟乎如震之可驚周震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蔣嶠耿乎如長庚之輝衆星嶠白昂昂乎如李梁

之梗梁萬昂傑李梁孜孜乎衛伯玉之老成劉伯元善

可居天任而澤遠趙公倚天任可為王佐而揚庭王仲

揚庭可可起傅巖之築劉傳可同舜佐之登謝皇朋憲

一夔而樂作連憲民式周炳伯虎而文興賈炳伯虎用之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肇輝先之德業陳肇輝遠許諧興祖之家聲余紹宗仲

祖汝文兮宜月選而季詮何鐸汝文汝弼兮必類進而

方升陳舜咨汝弼逝矣乎王述有來二客業彼管城陽

許武子龍泉管叔奇未名列甲乙字篆丙丁丙子謂篆

客梅溪以篆字題名雅如翼斯飛李南如璘斯熒王璘燦銀鈎與玉筋儼壁

上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兮少雲之作朱少雲太

原之老乃變聲律兮祖舜之賡陳少虞於是闡大猷而

溥告之曰李大猷定夫孫溥學必剖藩籬而克己已兼

夫道必舍蹊徑而中行蔣中行先之以孝忱之意萬庚

曾來會課亦與題名宋孝忱伯恂申之以敦信之誠萬庠中之劉禮歆

安上兮必先自治林安上仁歆及遠兮慎毋自矜林取仁

湛萬頃以窺憲黃萬頃澄叟妙一唯之悟曾鄒一唯祖

伊尹吠敵之樂許祖伊振仲尼文教之鳴陳之氣玩蒙

亨之爻象李蒙亨俟泰來而彙征萬康勿務世華而起

文通之附夏伯文世華劉文通叔連唐陸亦附王叔文通先

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張必達窮則隱居吳隱

翁達斯大亨徐大亨凡百君子毋渝此盟

止庵銘

叔父寶印講師築止庵以居姪某銘曰

學者求道如客在途不有所止將安歸乎大學之道在

於知止意正心誠乃悟斯理孔門高第回也獨賢未見

其止夫子惜焉庵中道人由儒入佛進於有為止於無



物欲知止處是亦難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道人失笑  
汝言亦綺道本無進亦何有止道無進止庵無成壞孰  
知此庵中含法界

甕庵銘

予目黃楊為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榦輪囷匠  
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瑠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  
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盃深我非畢卓意自酣  
沉孰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游形骸曷預孰云此庵  
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了不相殺孰云此庵風燥雨濕我  
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庵如爾爾蠶苟得其趣何所

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亦何必此

會趣堂燈銘

長檠高燃不照青編短檠自對不照同輩孰若此燈巍  
標一堂與爾多士同分厥光無囊爾螢無燭爾雪清夜  
紅紗滿堂明月凡我同志勉思六經趣與心會無孤此  
燈

止堂情話室銘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  
室命梅溪王其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  
知止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



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烏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常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充大

右情話室

書几銘

是惟王子之几至哉之樂在乎是

厨銘

是惟王子之厨中藏吾書吾腹不如

書銘

是惟王子之書惟其不勤是以空虛

筆銘

是惟王子之筆爾心有盡時吾用無窮日

墨銘

是惟王子之墨于以稼穡客卿之德

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恩爾多矣

硯銘

是惟王子之硯出入廣場兮經百戰

硯匣銘



啓焉斯磨蓋焉斯藏匣爾陶泓器吾文房

筆池銘

直方其形兮泓其中滌毛穎兮爾之功

簡板銘

斲之平如漆之明如札之盈如潔之瑩如母枯剡藤惟爾之書

粘板銘

千里面目曰書簡函而封之斯致遠代卓受垢而不辭者是惟粘板

界方銘

心正筆正亦惟爾有以相其正

界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棄之則可惜取其心之猶可用以小管城為之宅吾欲寫盡天下書賴爾為之畫策

詩筒銘

我腹空虛兮好斐然而成章爾腹空洞兮宜為吾之錦囊

書筒銘

交游解散兮書不可已爾為魚鴈兮通面目於千里

鏡銘

是惟王子之鏡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正

燈銘



是惟王子之燈燒膏繼晷惟汝能

香爐銘

匪金匪玉銅姿瓦質以爾馨德在吾蘭室

印斗銘

器髹而光斗形而方孰鑄賤名於是乎歲

扇銘

無仁風兮可揚惟篋中兮是歲

肩輿銘

我僕既飡我輿斯肩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  
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徒御慎吾往還惟分  
之安肩輿斯安

葛蒲盃銘

叔父寶印講師之贈也銘以記之

伊巧匠兮斲山骨刻其中兮方其質擊湖嵌兮隱蘭若  
根玉衡兮灌天一從何來兮叔贈姪真清流兮宜在吾  
室

國朝名臣贊

寇萊公

嗚呼萊公相我

真宗契丹南牧朝野洵、群臣勸帝幸蜀江東微公決  
策天下其戎百年無兵緊誰之功

韓魏公



巍巍韓公文武兼資相我

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公實有  
之非我

仁祖其孰能知

范文正公

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  
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纜一試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富鄭公

巖巖富公仁者之勇危言折虜神色不怨公在使車虜  
不敢動公在相位四夷稽顙出入三朝為國輕重

杜祁公

維正獻公相我

仁宗公在相位私謂不容苞苴直不通非道不從封還內  
降與權倖抗公忠直亮清白宰相

歐陽文忠公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  
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文潞公

太師潞公勲高業隆四朝元老福祿始終元祐之初  
太后臨極起公於洛平章軍國夷狄來朝服公之德

趙清獻公

於維清獻典天之憲人呼鐵面發姦糾慝以正王國古



之遺直吳蜀父老語之流涕公之治民古之遺愛

司馬溫公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為第一咸曰君實田夫野老識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亡從

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群邪所仇歛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為願為執鞭恨不同時

蘇穎濱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冕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棟莩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鶚立兩朝凜乎清風二蔡嘯凶飾姦為忠黨與雷同牢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譴終公乎不忘名等岱崧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論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



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  
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  
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  
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  
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迹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  
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  
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  
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啓者其說  
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  
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  
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器其視賢於子一也賢可傳

而傳不以傳賢為疎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  
以傳子為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  
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  
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  
為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  
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  
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  
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如回則詩禮  
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  
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為大聖人  
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



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遜天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憂之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

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秦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也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

大儒歐陽子作秦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切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夷里之囚還而討以弓矢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師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師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



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秦誓  
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  
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  
其肯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  
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  
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  
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  
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  
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  
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  
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

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  
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况秦誓信書馬遷信史理  
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  
信而二說不同者繫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  
於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  
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為才也一二師儒  
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  
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  
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



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質之而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為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

雖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為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為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為天下常人設耳若無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



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况以性為惡，楊雄以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為善之是，歸况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况雄又以救弊為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况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况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况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

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  
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  
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  
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  
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  
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閔  
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  
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  
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  
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  
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

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  
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  
議講之屢矣牽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  
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  
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  
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  
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  
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  
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  
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



有禘無禘以大事為禘者公穀也詩周訟商訟言禘者  
二而不言禘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為禘詩有  
禘無禘以祀為禘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  
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  
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周禮無禘禘之說以肆獻裸饋  
食為禘禘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  
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  
不言禘并言禘禘者孔安國也惟禮記工制曾子問大  
傳有禘禘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  
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交祖宗而不言禘仲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禘王制祭義

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禘以春秋詩禮  
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  
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禘非無禘也  
禘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  
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養於  
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禘是禘者總名禘者一事亦  
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裸薦  
也裸也禘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  
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禘事遂以禘與禘俱謂之  
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禘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  
見公羊以大事為禘遂以禘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



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禘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禘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禘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

三與夫秋禘冬禘終終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禘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邪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已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為已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已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



之於天而有所不顧卹焉苟以吾學可為已用可以為  
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  
則喜不幸而不用則對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  
為已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  
曰君子能為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已真確論歟  
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脩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  
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脩其所為用則能  
盡已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  
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  
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  
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

推其素蘊可以有為於常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決  
不負所學焉以之效智於二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  
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  
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  
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柰  
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器於一已而未  
嘗汲以求售於人韞櫝而藏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  
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焉為不  
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  
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可學  
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樂天之事



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  
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爲不可則止之  
大臣若夫可以有功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  
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  
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  
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爲  
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  
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爲東周孟子  
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  
其實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于行也又未嘗不歸  
之於天故當陳蔡之厄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

夫子子貢亦有不容蓋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  
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身而  
不爲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  
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若孔  
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  
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  
用亦未必能有爲於楚蓋其爲器固已小矣苟卿亦逃  
讒於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  
矣卿不作離騷怨對之辭而有不耻不用之語嗚呼卿  
賢已哉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貫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况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

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歟神祖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寔為最優以春秋之法責之固未遯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侍與高帝太宗陳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皆大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



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強項以三尺劍而造  
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  
論也而好戰之心者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  
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  
隋攘群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  
矣然唐室旣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  
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  
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  
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

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  
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廟謨糾：雄斷非不足以務  
遠畧雲臺之表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  
衆又非不足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  
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  
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芟獸  
獮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闢國也太師  
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表  
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  
不傷不怨求戰功而生得色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



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為民孰  
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  
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  
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  
閉玉關謝西域單于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  
之臣皆不得遲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  
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  
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  
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謠言而妨守宰此最其  
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

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  
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  
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  
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  
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  
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  
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興款殺之謠使人君遽從  
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  
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  
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  
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



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問其癡而致語於使者以譏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減於治密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

數君而光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

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此因庭策多士特以光武發于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間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盖有不同者愚切謂景至而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闢成均而論秀此皆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寫六經于琬琰為學者式異端詭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



議復春秋立三傳以矯罷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  
默契孔孟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爲之也然用  
柔道以致平光武之所已爲者而吾君固已優爲之任  
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優爲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  
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  
盛德而人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爲恭孟子謂不以仁義  
告王則斥以不欽之罪唐文宗嘗問群臣可況以何主  
鄭覃以文宣對爲李石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  
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  
堯舜使不以文宣自安况吾君盛德實足以爲堯舜耶  
愚願執事當侍清閑之際目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

古之志彼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  
爲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皆  
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之書  
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灑之書而得伊尹伊陟  
傅說之爲人讀噩之書而得周公闕天之徒之爲人  
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  
當時不日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指之曰  
某爲忠臣某爲孝子下至於緝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  
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



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循吏  
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  
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  
而長往則韜光錘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  
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絕  
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  
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  
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  
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  
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  
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斬絕之行自庶耻

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  
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  
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  
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  
之俗東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  
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  
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  
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  
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  
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  
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



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  
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  
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  
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無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  
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  
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興  
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切有  
取於范武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  
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切  
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議者謂其得  
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

臣之所以贊顏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然  
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  
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  
名教之所獨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  
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  
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為不足列也正以其  
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知  
揚雄氏詎可列雉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  
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  
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  
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



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不列於酷吏則何以衰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同官則謹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略見於鄉

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謂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山戒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也始為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將將德之其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佩玉璫璫不以其長蓋譏



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及後有佩玉之美有女同歸  
之詩則曰將敷將翔佩玉女曰雞鳴之詩則曰維  
佩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意公之詩則有觴牒之  
語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故曰詳詠於詩之國風  
者此也論語鄉黨一篇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  
衣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  
聖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略  
見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葱蘢下有雙  
璜牙蠙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  
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略見於鄭氏之釋其  
詳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

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屢舉者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  
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  
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  
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  
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祉角之分在焉左佩  
雙衡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行者其音祉雙  
璜者其音角此宮角祉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  
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為西五行則  
為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殺為事是以為威  
而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  
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



之樂節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備王儀大馭以備  
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  
節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  
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啓後世之疑也  
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  
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  
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觴小觴不幾於贅乎愚切  
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  
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  
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  
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

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  
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是也  
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  
之制燧觴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  
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  
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  
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  
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  
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鞶然則無德而  
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  
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設事佩則



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索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問策

問二十八宿在天為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  
辰居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  
星為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為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  
為南自斗至璧宿七為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為  
出沒行皆自古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元武  
分宮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  
以定四方蓋有可疑者焉在時為春則方為東也朱鳥  
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為夏則方為南也大火東  
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為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



北方之虛北爲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北方之昴將考四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呂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虛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而不及星昴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時則曰龍見而雩論士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固常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星之躔次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

爲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成說以一之也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爲九州其詳見於禹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旣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旣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嶺及岐而下則四逾于河



自壺口雷首而下則回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天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  
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濛而下既曰  
南入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  
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江豈復于北而  
漢豈復為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  
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  
三沚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  
唐人三沚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于秦

駁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  
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  
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  
惟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  
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  
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莒之學也  
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主又有歐陽  
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  
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為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  
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  
伏主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



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  
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  
幾輩今爲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  
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爲盛  
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  
甯者爲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  
學者口不絕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關  
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  
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  
遂絕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  
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禮春秋之五始攷之必有

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願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傳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廐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爲  
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  
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皆衛詩也  
而分爲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  
繫之幽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  
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  
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  
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  
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



疾耳焉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  
為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  
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  
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  
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  
矣必有起予之辯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  
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  
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既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  
說學者開卷莫決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  
也而謂之虞禹平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

之際而謂之夏舉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  
十四年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皋  
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釋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  
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亡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  
為虞以虞為夏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踈而左氏授經  
亦不至如是之誤也而杜預以存為逸預豈不知書者  
耶至若武成一篇記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既有  
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楊雄謂虞夏之書渾、商書灑  
、周書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韓愈乃謂周誥商  
盤詰屈聲牙雄異商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  
深於書者也願辯夫子之所以序左丘明之所以稱社



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楊韓之異同者以告  
問昔夫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爲武王陳之孔子序  
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其書有可  
疑言有可疑箕子爲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  
也有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  
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  
詳悉耶有謂初一日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欽  
用農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  
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  
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爲如何  
箕子之言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自古以來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  
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不獨得也可以言帝怒矣  
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爲怒而不畀耶鯀九載  
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未聞天震怒之者箕子  
之爲言無乃失之誕乎或謂帝者堯也堯有洪範九果  
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而  
也而五行之用爲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必  
掌之獨三卿舉官餘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  
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  
爲武王陳洪範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爲臣  
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輒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顛也後世傳經者三家各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旨意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爲君氏是果男子乎果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來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爲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渝平輸平字止半差而其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說則殊曰蒿艾曰鄙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謚若何

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曰伐我則華夷異矣以會爲及則內外之志異矣以送爲逆則往來之使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侯齊宋或人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丘之盟或有鄭衛或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帥率克尅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繆凡二百六十處夫聖人以一字爲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將左氏而是信乎而公穀釋經亦辯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



之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非若漢唐之尚偏專一而廢二也探討之際並有至當之論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束之高閣遂畧而不論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爲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潛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欲爲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

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負聖人所屬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說者乃謂絕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謂孔子爲參作孝經說者又謂經不爲參作蓋假參以爲對揚之體爾二說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兒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奧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說之不同必能辯其所以然者

問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爲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



爲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夫既述前代之法以成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  
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  
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步  
書爲志而損其世家范曄之史猶固也而損其表陳壽  
之史猶曄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  
其一曰則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  
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錄有考夫記事之義  
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  
公以斷善惡孟堅易之以贊蔚宗又益之以論而贊以  
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贊以

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  
曰贊五代贊如唐而沒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  
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  
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歷代皆史也其  
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  
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  
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歷數之  
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其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  
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問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  
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與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



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證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為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既已小人矣尚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遠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為二而忠恕實未可以為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言曰無憂者其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

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商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天子傷周室之衰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



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偽不然何以詭異  
聖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  
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  
有以辯其疑者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內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  
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  
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丘明  
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  
列六家必有考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辯書載  
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  
爲經不可誣公矢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

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丘明之手實左氏內外篇  
也而乃別為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  
為一家其大法則祖述子長也今乃別為二家之流者  
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書  
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  
流持一馬遷為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  
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為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  
漢而二流則必有說焉又謂尚書四家其體久廢所可  
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  
書二家之遺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  
言必有所不通者願因其說而詳辯之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  
曰天曰宗曰望曰禘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  
宗各六望三而禘八古人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  
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  
曰兆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爲上帝  
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爲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爲  
北辰耀魄寶與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  
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曰時曰寒暑  
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乾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

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  
舜之禋乎三望書於春秋或以為泰山河海或以為泰  
山淮海或以為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則三望之不同  
亦三家也八禘見於郊特牲曰先穡曰司穡曰田畯曰  
郵表畷曰猫虎曰防曰水鄘曰昆虫或以猫虎為二神  
而昆虫不與焉則八禘之不同亦二說也四者之禮先  
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說諸儒不勝其異夫欲舉先王之  
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  
能斷決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  
失之陋矣如之何其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  
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



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筮仕與禮樂之議  
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  
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祛群言之惑幸  
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  
五伯此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是錯於  
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  
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  
之言未免何疑也五帝唐虞為盛典謨載其行事為最  
詳觀堯舜禹皋陶稷契之徒相與都兪戒勅於廟堂之  
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

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  
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臣主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  
志小烈卑上可為威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  
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哀然為舉首必有所據而  
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  
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  
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  
周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詆錯  
言為非而畧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淵源然後  
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



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息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固嘗學焉治行乃為天下第一

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洙泗曷為而多賢儀秦曷為而皆詐謂必在師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問荀卿論王霸興亡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



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興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說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

今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威文之譎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召陵之盟進成濮之戰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烈皆有以一槩見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怨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君辯之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治庶績咸熙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既以進退選舉之權付之宰相吏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



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泰和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其實者挾情懷怨務快私忿而劾不以公者苟二弊之不去則八條將爲文具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意又從而廢矣伊欲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論之將以聞于上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明而所舉非賢有明於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竊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惠非不知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賴乎大臣之薦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可憑恭惟主上當宁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慮所舉之或濫而賢否混殺以三人同薦爲請議者猶懼其未盡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欲知人必明如蕭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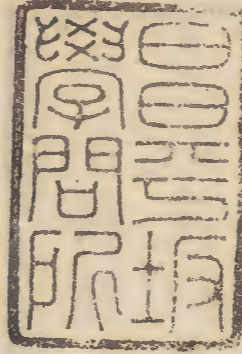


識韓信而無孔明誤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而無文仲蔽賢之私如之何則可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缺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為異論徃徃於古之信書信史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大序世傳為子夏作久矣而唐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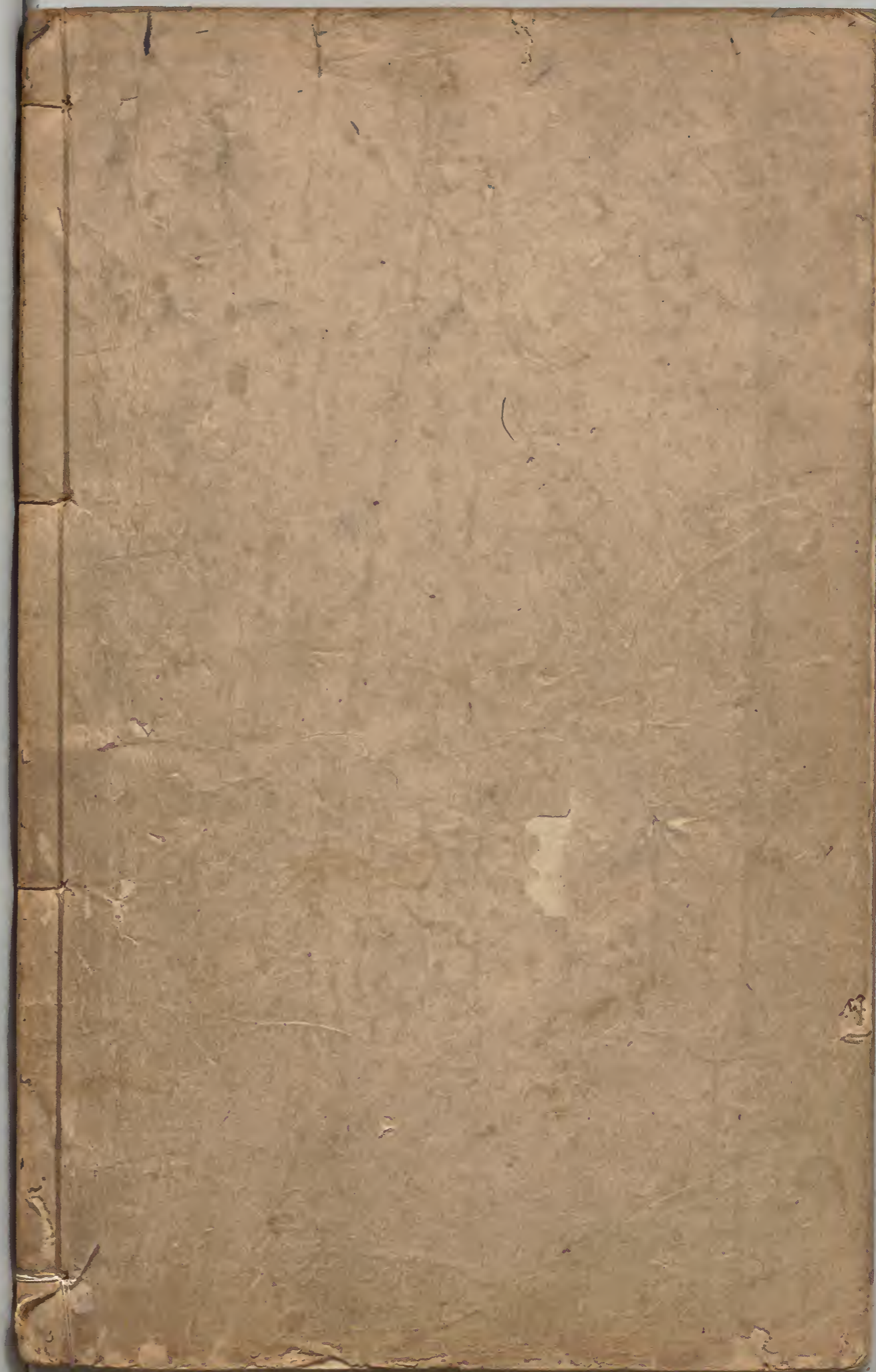
丘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為夫子作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荅蘇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况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之言誠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為異論耶豈歷世浸久簡編漏傳傳聞繆誤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辯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母  
二